

欧洲人眼中的蒙古帝国西征史
斯大林文学奖获奖巨著

「苏联」瓦西里·扬 著
陈弘法 译

拔都汗

成吉思汗说：

我指定我的孙子拔都为蒙古大军的统帅，
要他去征服世界，直到“最后的海洋”，
直到蒙古马蹄能够踏到之处。

到那时，瘟疫、饥饿和旱灾就会停止，
普遍和平就会降临。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汗血马文库

[苏联] 瓦西里·扬 著

陈弘法 译

拔都汗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拔都汗 / (苏) 扬著; 陈弘法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6

(汗血马系列丛书)

ISBN 7-119-03721-8

I. 拔... II. ①扬...②陈... III. 历史小说 - 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2981 号

策划顾问 肖晓明

拔都汗

作 者 [苏联] 瓦西里·扬 著 陈弘法 译

策 划  智美利达 (www.bjzmlid.net)

执行策划 胡 杨

责任编辑 李 静 杨春燕

装 帧 李彦生

责任印制 林 莉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www.flp.com.cn)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68320579 (总编室)
(010) 68329514/68327211 (推广发行部)

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16 开 (787 × 1092 毫米) **字 数** 38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3.5

书 号 ISBN 7-119-03721-8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读者诸君！这部小说将要叙述的是：……一个人的忘我奋斗和卑劣行径；争取自由的顽强抗争和惨无人道的暴力行为；卑鄙的背叛和忠贞的友谊；将要叙述的是：在面色黝黑、眼缝狭窄的统帅拔都汗带领数万的铁骑，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被征服诸国，来到伟大的亦的勒河（即伏尔加河）岸边，建立起强大的金帐汗国的过程中，被征服国家的人民遭受到了何等深重的灾难。

（摘自哈吉·拉希姆《旅途札记》）

目录

- 1 在东方修史人的茅屋里 /1
- 2 夜半来客 /3
- 3 人失去战马将一事无成 /5
- 4 骑士的生命之路 /8
- 5 蒙古人准备出征 /12
- 6 不可战胜的统帅 /13
- 7 左右为难的伊玛目 /15
- 8 贵尤汗的板子 /17
- 9 勇敢的纳扎尔—克亚里泽克 /19
- 10 汗的慷慨赏赐 /21
- 11 沿着马蹄印走 /24
- 12 白 马 /26
- 13 牧马人兄弟 /29
- 14 驯服野马 /32
- 15 公正的法官 /35
- 16 女人的劝告 /38
- 17 尤勒杜兹 /40
- 18 “把全体托钵僧都召来！” /42

- 19 征服者的梦想 /45
- 20 只罕盖尔，世界征服者 /48
- 21 推举主帅 /50
- 22 大军出动了 /54
- 23 在途中 /57
- 24 留在原地就必死无疑 /60
- 25 荒原上的孤独者 /63
- 26 “民族之门” /64
- 27 拔都汗的“七星” /67
- 28 第七颗“星” /69
- 29 与只罕盖尔的谈话 /72
- 30 成吉思汗家族大会 /74
- 31 在伏尔加河畔 /80
- 32 瓦维拉老人 /83
- 33 横渡伏尔加河 /87
- 34 血色彗星 /90
- 35 乌拉克山中的魔法师 /94
- 36 蒙古大军的节日 /98
- 37 凶 夜 /100
- 38 亦的勒汗的传说 /103
- 39 林中小村的村长 /109

- 40 “外界”来人 /111
- 41 初次警报 /113
- 42 到荒原去 /115
- 43 市民大会 /116
- 44 梁赞市民大会 /119
- 45 鞑靼使者 /122
- 46 在荒原 /125
- 47 鞑靼人出动了！ /129
- 48 在鞑靼人的先遣百户里 /132
- 49 第一个斡罗思俘虏 /135
- 50 俄罗斯使者出使拔都大帐 /138
- 51 在沃龙涅什河畔的鞑靼营地中 /141
- 52 同蒙古人的和平相见 /149
- 53 暴风雪笼罩着营地 /153
- 54 蒙古人开始进军了 /160
- 55 公爵夫人叶甫普拉克谢秀什卡 /162
- 56 被俘的蒙古人 /165
- 57 荒原之战 /169
- 58 进军梁赞 /172
- 59 死一般寂静的原野 /174
- 60 紧握你们的斧头！ /176

- 61 在梁赞城墙上 /178
- 62 “鞑靼人来了！” /180
- 63 围困梁赞 /184
- 64 “听，狗叫了！” /186
- 65 在城关 /188
- 66 “我们连畜生都能原谅” /193
- 67 惊恐之夜 /195
- 68 “谁的神更灵？” /197
- 69 梁赞的末日 /201
- 70 与战死者告别 /204
- 71 “有响动！” /208
- 72 贪婪的公爵 /210
- 73 鞑靼人逼近了 /213
- 74 “快去保卫祖国！” /218
- 75 “到莫斯科洼去！” /221
- 76 拔都汗在莫斯科洼城下 /226
- 77 阔列坚汗在科洛姆纳城下 /234
- 78 围猎游戏 /239
- 79 拔都汗发怒了 /244
- 80 野蛮人威胁京城 /247
- 81 在希腊语—俄语学校 /249

- 82 弗拉基米尔城的苦难日子 /251
- 83 火 海 /255
- 84 梁赞之根 /260
- 85 在林中空地上 /265
- 86 “阿曼！……” /271
- 87 “听我说！” /274
- 88 追袭拔都 /278
- 89 夜间之战 /282
- 90 别林捷耶沃沼泽地 /283
- 91 山冈上的残存者 /287
- 92 罗斯托夫公爵瓦西里科 /290
- 93 军 营 /294
- 94 拔都汗在修道院 /297
- 95 在居室门口 /300
- 96 “快点儿！” /303
- 97 在修道院的花园里 /307
- 98 拔都汗的梦 /312
- 99 拔都汗的进军路线 /316
- 100 在密林之中 /317
- 101 “请帮助我们吧，白妖怪！” /319
- 102 在西奇沼泽地 /321

- 103 西奇河上的狂风暴雪 /323
- 104 令人可怕的消息 /325
- 105 激 战 /327
- 106 决定命运的一天 /331
- 107 激战之后 /334
- 108 在伊格纳奇十字架附近的宿营地中 /339
- 109 “扑灭反抗的烈火！” /343
- 110 又见草原 /345
- 111 叛徒的下场 /348
- 112 “罗斯还会重建起来的！” /350
- 113 在遥远的故乡 /353
- 译后记 / 356

在东方修史人的茅屋里

一只肤色黝黑、瘦骨嶙峋的手握着一支芦秆笔在狭长的纸页上疾书着。法吉赫^①不时低声复读着自己用阿拉伯花体字在纸页上写下的一行行札记。

茅屋里一片寂静。落在芦草屋顶上的绵绵不绝的雨水发出的单调响声陪伴着法吉赫抑扬顿挫的诵读声。

“为了打听到成吉思汗的遗言，我走访了所有的智者。但是，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在不花儿^②被圣伊玛目^③们抓住了。

“他们宣布我是一个不信奉真主的大罪人，之后便把我关进一个龌龊而低矮的铁笼子里。我在铁笼子里像一只鬣狗一样趴着，根本直不起腰来。我的衣服破了，只好把有破洞的地方结住。狱卒每天只给我的木头碗里倒一次混浊的凉水，就连这点赏赐也常常被他忘掉。有时，他领来一个戴着脚镣的奴隶，用钩子把关我的铁笼子的地面掏一掏。其他被关押者的亲属来探监时，也总是斜视着我——要知道，我是‘圣伊玛目诅咒之人’，‘今生来世永远不得翻身，注定在火海中备受煎熬之人’……”

法吉赫拨了拨陶瓷油灯的灯捻，继续复读下去：

“有一天，我发现，有一个来自为钦察人所鄙视的流浪部落——拜火教琉里人^④的姑娘不避嘲笑咒骂，来到铁笼子旁。她给我放下一捧葡萄干和榛子，便跑开了。第二天，这个身上裹着长及地面的沙丽^⑤的姑娘又一次露面。她悄悄地贴着墙根溜进来，给我送来一张烙饼和一个甜瓜。然后，她用戴着银戒指的黝黑的手抓住铁栏杆，久久地用她那双神秘莫测的黑眼睛凝视着我，最后悄悄地对我说道：‘为我祈祷吧！’

“我认为她在开玩笑，便扭过头来。第二天她又一次出现在铁笼子旁，再一次固执地重复道：

‘为了我的勇士、我的幸福能平安归来，为我祈祷吧！’

“‘我不会祈祷，还有，我为什么要祈祷呢？要知道我是一个遭伊玛目诅咒的人！’

“‘伊玛目比恶魔易卜劣厮^⑥还坏。他们凶狠而骄横。他们诅咒你，正说明你是一个正人君子。请你为我和远方的人祈祷真主保佑吧。’

①法吉赫：学者，饱学之士，法学家。

——原注

②不花儿：现今的布哈拉。

——译注

③伊玛目：清真寺的教长。

——原注

④琉里人：生活在中亚的茨冈人。

——译注

⑤沙丽：披巾。

——译注

⑥易卜劣厮：古兰经提到的阿拉伯神话中的恶鬼。

——原注



“我答应了她的请求。后来这位姑娘还来过几次。为了安慰她，我对她说，我每天夜里都为她的幸福祈祷九九八十一一次^⑦。”

“有一天，这位姑娘——她叫本特——占吉扎——领来了一位满脸严肃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黑发披肩，手握银光闪闪的武器，脚蹬黄色高腰带马刺的马靴。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扭过头去对姑娘说：

“‘是的，就是这个人……诚实的人……我可以帮助他！’

“我们俩久久地对视着。为了避开狱卒的严密监视，我们俩都不敢承认我们是亲兄弟……这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人就是图干——我的亲弟弟……

“图干望着姑娘，似乎在对她进行吩咐一般说道：‘遭伊玛目诅咒的教徒，你听我的安排，照我的吩咐行事。我给你带来了三粒黑色药丸，你要把它们吞下去。然后，你的灵智就会从这里飞出去，穿过山间，到达清泉和香花之谷。那里放牧着白雪般的马群，鸣啭着金色的飞鸟。那里你会见到你十六岁时就爱过的姑娘。’

“我打断青年人的吩咐：‘然后呢，我就苏醒过来，继续遭受铁笼子的折磨？我不需要这场美梦！……’

“‘桀骜不驯的人，你不要跟我争吵，听我说下去……趁你的灵智在白马之谷享受欢乐梦幻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狱卒，说你死了。依据教规，你的遗体会迅速下葬。会干铁匠活的奴隶将砸开铁笼子，用铁钩子把你的尸体拖出来，扔到死人坑里。无论多么疼痛，你也不能喊叫，不能哭泣！否则，你的脑袋就会被铁锤砸碎……夜半时分，当你躺在死人坑中，等待恶狗野狼跑来啃食你的双脚时，我和三名军士正守候在那里。我们会用斗篷把你裹起来，迅速抬到我们的游牧地。我们将敲响铃鼓和铜锅，唱起歌曲，把你的灵智从梦幻之谷召唤回来。我向你保证，你的生命会回到你的躯壳之中，你会苏醒过来。到那时，你就可以跨上骏马，迅速离去，到别的地方开始你的新生活了……’”

法吉赫从沉思中清醒过来，而后又谛听起来。他似乎发觉茅屋薄壁外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有好大一会儿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后来，他又接着写下去：

“事情的经过果然如同满脸严肃的青年人所说的那样。在他的大胆帮助下，我竟然重获自由，虽然饱受折磨，身体孱弱，但毕竟活下来了。我在沙漠里的拜火教徒中待了几天，而后便来到了昔格纳黑^⑧，在这里我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

⑦在许多东方民族中，数字九被认为是一个神圣和吉祥的数字。

——原注

⑧昔格纳黑是十三世纪锡尔河畔富庶的商业城市，曾是术赤汗国最初的首都。现在仅存下一些荒无人烟的土丘、深坑以及舞台、陵墓的废墟，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原注



夜半来客

法吉赫·哈吉·拉希姆再一次停下笔来，小心翼翼地把芦秆笔放进铜盘里，然后用手掌抹了抹花白胡子。从茅屋的薄壁外，透过均匀落下的水滴声，可以清楚地听到一种窸窸窣窣的响声。

“在这寒冷的秋夜里，有谁会走动呢？只有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才会在潮湿的夜雾中游荡……”

放在一摞旧书上的陶瓷油灯发出昏黄的光，照着烟熏火燎、凹凸不平的墙壁，照着地上的旧地毯，照着一动不动、疲惫不堪的老人。窄小的窗户上挂着一块花布，此刻这窗帘晃动起来。

卧在门口的大白狗竖起耳朵，发出低沉的咆哮。一只肤色黝黑的手伸进窗户，撩起花布帘的下端。一双斜视着的黑眼睛在夜色中闪闪发光。

“你是谁？”哈吉·拉希姆一边问，一边把手按在正要跃起的大白狗的头上，“卧着别动，阿克拜！”

“请让迷路的人暖暖身子吧！让我烤烤淋湿的衣裳吧！”陌生人用勉强听得到的声音说道。

“看样子，他是害怕弄出响动……”法吉赫想，“这个人可以相信吗？”

“我看到你有书……你不是哈吉·拉希姆老师吗？”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

“那就赶快让我进去吧！马维兰纳赫尔的宰相马合木·牙老瓦赤向你致意……”

法吉赫拨开门闩，陌生人弯下腰走进门来。此人面色黑红，身材高大，穿一身蒙古式的服装。他直起腰，四下打量起来。哈吉·拉希姆一边按住低声咆哮的狗，一边观察着来人：来人的一举一动都透着一种自信，一种威严。这位夜半来客解开腰带，脱下袍子，把袍子挂到木钉上。他费力地扒下精湿的黄皮靴，扔在一旁，然后坐到即将熄灭的灶火旁边的旧地毯上。接着，他又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不慌不忙地用放在地毯上的羊皮大衣擦了擦湿漉漉的双手。



“应当把灯熄掉！”这个蒙古人用手指捂住陶瓷油灯的灯捻。外面一片漆黑，只有挂窗帘的地方微微看得到发亮的窗户轮廓。

“为什么要这样？”法吉赫喃喃道。

“一群武装人员在追赶我。这些人杀了我父亲，”蒙古人低声回答说，“他们还想结果我。你的窗户，从远处望，太亮；因此，尽管是黑夜，我也能把找到……把这只狗赶出去！”

“这只狗是我惟一的守护者……”

“把它赶出去！它总在咆哮，会把整个昔格纳黑吵醒。”

“不要害怕守护者！”

“狗到外面，会绕着茅屋走来走去，遇到心怀叵测之徒靠近茅屋，它就会对我们发出警报。”

法吉赫不由自主地服从了这位威严来客的要求，打开房门，把毛茸茸的大狗推了出去。哈吉·拉希姆在门口停留了片刻，正在考虑自己是不是也该乘机跑掉，一只强有力的手便把他拖了进来。客人自己动手把门拴住，拖着法吉赫走到地毯旁，和法吉赫一起跪到地毯上。他一边低声地讲述着，一边不时停下来，谛听着薄壁外狗什么时候会咆哮起来：

“不要拨开门闩。他们会偷偷地摸过来，埋伏在门外面。他们用卑鄙手段杀害了我父亲，打断了他的脊梁。我必须用大锅把他们活活煮熟。我向永恒的苍天发誓，这件事我一定要办到！……如果你想从这里逃跑，我也把你掐死！……”

来客侧卧在地毯上，一面喃喃不已，一面用他那发烫的手紧紧抓住法吉赫的手不放。他开始打摆子了。突然间，他一跃而起，谛听片刻，马上向墙根走去。

“他们来了！”他低声说道，“死神追上我了！你别出卖我！”

外面传来狂怒的狗吠声。有几个人走了过来，他们在争论着什么。接着，有谁重重地砸了一下屋墙。

“喂，房主！开门。”

哈吉·拉希姆回答道：“是谁如此大胆，竟敢半夜惊扰地方长官的录事？”

“赶快开门，不然我们就把你这狗窝砸烂！我们正在追查逃犯。”

“我生病躺了两天，既没有人来给我生火，也没有人来给我烧水。还是请你们到芦苇塘而不是来我这个与世无争的抄书匠家里搜查罪犯吧。”

外边粗暴的争论声还在继续。有人敲门了。突然，一声仿佛受伤野兽发出的野性嚎叫盖过了嘈杂声。接着，传来了哀号声、呻吟声。外边的人纷纷离去，喊叫声停止了。哈吉·拉希姆想说话，却被客人捂住了嘴。

“你不知道这些人是何等狡猾，”客人耳语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一部分人离开这里是为了设下埋伏，另一部分人很可能还藏在门外。我们得等待，得作好搏斗准备。”

两个人走到窄小的窗户旁，凝神屏息，想从漆黑的夜色中看到点什么。而传进茅屋的只有不太清晰的窸窸窣窣的响动声，间或还有细雨敲打树叶发出的沙沙声。



人失去战马将一事无成

当旭日初升、阳光染红窗帘的时候，陌生人蹬上皮靴，拿过淋湿的袍子看了一眼，又扔到墙角。他没有征得主人的同意，便从木钉上摘下那件褪了色的长袍，费了很大力气才穿到他那肩宽腰粗的身上。

“我没有马不好办！很难溜过去……也许，你的这件长袍能帮我的忙。我可以扮做乞丐……”

他走到门口，透过门缝儿向外瞧了一眼，又立即退回来，贴墙站下。他悄悄地向法吉赫做了一个手势，让法吉赫去开门。

听见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哈吉·拉希姆拨开门闩，打开屋门。

在粉红色的朝霞下面，一个身穿长及脚跟的紫色衣衫、黝黑的脖子上挂着深蓝色项链的姑娘——不，还几乎是个小女孩儿呢——面带微笑，站在门口。她双手端着一个陶罐。陶罐上蒙着一片宽阔的绿叶。绿叶上放着三张刚烙好的黄澄澄的烙饼。

“阿斯—萨里亚姆—阿来库姆，哈吉·拉希姆！”姑娘说道。她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一说话脸上露出两个酒窝，“我尊敬的恩人纳扎尔—克亚里泽克派我给你送来刚挤出的牛奶和热腾腾的烙饼。他还让我问问你，需不需要别的东西。”



哈吉·拉希姆迎着姑娘走出屋门，一边道谢，一边接过陶罐。落满雨水的木莓果树叶闪着亮光。老犬阿克拜蹲在小路上，用一双挂满血丝的眼斜视着。

潮湿的绿地上躺着一个人。他身上盖着一件阿拉伯人穿的灰色毛线袍子。不远处，一匹马系在套马索上。这匹备着鞍子的白马正在啃着绿草。它不慌不忙地抬起它那长着两只水汪汪黑眼睛的头，抖抖长鬃，赶走嗡嗡乱飞的马蝇。

法吉赫返回茅屋。夜半来客等在门内：“再见吧，我的老师哈吉·拉希姆！”

法吉赫拉住陌生人的衣袖：“带上这些饭路上吃！”

“你莫非到现在还没有认出我来吗？”来客边问边把热烙饼揣进怀里。“十年前你教我手握芦秆笔写过那些繁杂的阿拉伯文。许多字我已经忘了，只有四个字我忘不了：‘只罕盖尔’——世界征服者……你很快就会听到有关我的消息！我会来寻找你的……”

他在门口停下脚步，带着惊奇的神情把姑娘打量了一番：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人？”

“我叫尤勒杜兹^①。我是孤儿，是纳扎尔—克亚里泽克收养了我。”

“你的声音像木笛一样动听。你将会成为我人生途中的一颗幸福之星……”

他快步迈过门槛，一眼便看见了那匹白马。

“这真是老天赐给我的一匹马啊！它就像成吉思汗的征骑白色的色特尔马一样，是我的胜利之马。现在我又强大了。”

年轻的蒙古人以轻快而迅猛的步履溜过草地，直奔白马而去。他悄悄地从地上拔起铁桩子，盘起套马索，轻轻地跳上马鞍。烈马疾驰而去，消失在杨树林中。

姑娘大睁着惊异的双眼，望着驰去的陌生人。而后，她调过头来，用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哈吉·拉希姆。哈吉·拉希姆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沉思着，不时用手摸摸胡子。

“他是强盗吗？”姑娘问。

“他是个非凡的人！”

“怎么会呢？他不是偷走别人的马了吗？”

“他会骑上这匹马征服一个王国……走吧，我的星星尤勒杜兹，回家去吧。告诉尊敬的纳扎尔—克亚里泽克，就说生病的法吉赫感谢并铭记他的关

① 尤勒杜兹：星。

——原注

心和恩赐。”

姑娘迅速转过身去，跑了几步，然后收住脚步，循规蹈矩地迈着成年人的步伐，沿着小路走去。

灰袍子动了。老犬一面向后退去，一面发出嘶哑的吠叫。一颗年轻人的头从灰袍下面露了出来。这年轻人长着满头卷发。他挣扎着爬起来，拣起蓝色的缠头，扣到右眉上方。他原来是个军士，手里握着弯刀，腰里别着两把匕首。

“我的马哪儿去了？”他高声叫道。他跑到刚才羁绊白马的地方，俯下身了，仔细观察着留下的痕迹，“我知道了：一个穿着蒙古靴子的人……来到白马旁边……是他偷走了我的战马！小偷已经远去了，我要这明晃晃的弯刀还有什么用！……我失去战马就将一事无成，就像雄鹰折断翅膀一样！我现在还算个什么战士呀！”喊着喊着，他双手抱头，呻吟着躺到地上。

“不必忧伤，”法吉赫走过来说道，“骑走你马的人，作为交换，给你留下了一千匹公马……”

年轻人一动不动地躺着。哈吉·拉希姆安慰他说：

“请相信我的话：你什么也没失去，也许你还赚了不少……”

“那匹马是我忠实的久经考验的朋友！……我骑着它冲锋陷阵。它还不止一次救过我的命。失去战马的战士，剩下的只有痛苦！”

“我认识那个骑走你的白马的人。我跟你讲，你的马一定会回来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就像我叫哈吉·拉希姆一样。”

年轻人站起身来，一把从地上抓起袍子，弯下腰对法吉赫说道：

“如果站在我面前的真是学富五车、名扬四海的法吉赫·哈吉·拉希姆·巴格达迪的话，那么我相信你的话。愿你生活得舒适、自在、美满！我请你原谅，并请你给我这个来自遥远的库尔德斯坦的流浪者以明智的忠告。最勇敢的英雄扎兰丁^②向你致敬！”

“我的小兄弟！”法吉赫说，“在世界发生震荡的可怕时刻，你穿过灾难的泥潭，给我带来大名鼎鼎的远方英雄的问候，就等于给了我双重的快乐。请进寒舍吧！”

② 扎兰丁：天才的统帅，花拉子模最后一任沙的儿子，与成吉思汗及蒙古征服者进行了终生抗争。

——原注